

獨立評論@天下

(本欄位提供網評意見交流平台，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天下立場)

搜尋



天下雜誌

精選專題

讀者投書

公共政策

社會觀察

財經管理

國際兩岸

文化生活

關於我們

首頁 >> 何明修／人間社會學 >> 何明修：從大論述到切事性——太陽花學運的反抗論述

何明修：從大論述到切事性——太陽花學運的反抗論述

作者：何明修

2014/09/04

關鍵字： 魯蛇之春 島國關賤字 學運世代 太陽花學運 陳為廷 左派 馬克思 洪仲丘



2013年是台灣的憤怒之夏，洪仲丘案激發了追求真相的白衫軍抗爭，大埔案導致了佔領內政部的公民不服從。在今年春天，這兩股勢力匯流成波濤洶湧的太陽花學運，不僅撼動了執政者基礎，更強力衝擊了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相形之下，台北街頭在今年夏天顯得格外寧靜，沒有出現佔據報紙頭版的抗爭議題。

表面上風波浪靜，並不意味者台灣的公民社會已經耗盡了動員能源。仔細觀察並可以發現，太陽花學運所掀起的巨大變革，才正開始在各個領域逐漸萌芽與浮現。藝文界人士正在進行一系列的展覽與紀錄片拍攝活動，青年參與政治正方興未艾，無論他們是試圖罷免背離民意的立委，亦或是直接參選基層民代。在即將到來的學期，受到太陽花啟發的課程將會在大學校園內倍受關注，文化研究者推出了「佔領理論」的課程，社會學者開始講授國家暴力，而人類學者更積極倡議學科公共化的可能。在這一系列的努力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焦點，即是太陽花學運如何反思自己的參與經驗，提出屬於他們自己的反抗論述？

在這個夏天，年輕世代出版了兩本他們自己撰寫的專書。《[魯蛇之春：學運青年戰鬥手冊](#)》是一本汲取晚近學運經歷，淬練而成的教戰準則。作者都是身親百戰的年輕學運世代，他們非常細膩從組織、行動、宣傳三個面向，來說明抵抗的藝術。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在於他們高度的自覺與反思。社運並不只是上街抗議，參與者平常的組織與招募工作就是要處理一堆人際互動的事務，因

此，追根究底，還是要透過理解並且掌握做人的道理，來達到充滿理想主義的公共參與。

《[島國關賤字](#)》則是由九位青年人共同撰寫，他們從「22K」、「天龍人」、「小確幸」、「白海豚」、「帝寶」等年輕世代琅琅上口的流行用語，來梳理他們所看到的當今台灣社會。這些兼具嘲諷社會以及自我挖苦的詞彙，之所以成為當下的口頭禪，正是為了這些年輕人明顯有感的經驗反應了這個世代的巨大扭曲與矛盾。在台灣的經濟起飛、社會多元化、政治民主化之後，下個世代卻是處於低薪化、買不起房子、南北差距更形加大的格局。換言之，島國為何出現這些「關賤字」，正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認真處理一些既有的歷史遺緒，結果這些問題就為了下個世代的難題。

《魯蛇之春》與《島國關賤字》都是在三一八學運爆發之前就開始撰寫，但是也由於太陽花學運的洗禮，才加緊了出版的地步。從這兩本新世代的書寫中，我們看見一些重要的線索。

首先，兩本書似乎都奉行了胡適的提醒，「少談主義、多談問題」。《魯蛇之春》細膩闡釋了組織與發起社運的方式，但是卻沒有說明「為何而戰」的根本價值。《島國關賤字》深刻剖析了這些「關賤字」的起源脈絡，也提出超越之道，但是這些思索卻不是來自於某種既有的哲學典範，也很難貼上某一種政治標籤。他們承繼了舊左派對於公平正義的傳統關切，也接納了新左派對個人自主與多元文化的信念。他們是激進的民主派，要求更廣泛的政治參與，同時他們抱持某種本土認同，清楚體認到中國因素對於台灣自由生活方式的侵害。

其次，他們展現出精湛的議題分析能力，能夠清楚掌握特殊現象的來龍去脈，發掘其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潛藏紋理。《魯蛇之春》作者分享許多運動組織者的心得，他們強調，搞運動並不能靠素樸的正義感，或是一時的義憤填膺。如果沒有平時的蹲點經營，就沒有成功的抗爭動員。《島國關賤字》是一份台灣社會的病理報告書，指認出向資本傾斜的政經結構、缺乏轉型正義的民主體制、扭曲的城鄉差距等危機，持續地造成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困擾。

與先前的世代相比，太陽花世代不採大論述的策略，他們不是從讀書會、左派經典來形塑一套世界觀或是哲學立場，進而認識這個世界。列寧曾說，「馬克思主義是萬能的，因為它是正確的，而不是萬能的，所以才是正確的」。傳統左派的信條是革命的理論先行，接下來才会有革命的實踐。就這一點而言，台灣當前的學運世代是採取反列寧的立場，他們是先目睹了具體的壓迫(例如媒體壟斷與強拆民宅)，才試圖理解壓迫的源頭(媒體財團化與都市更新)。

在新版的《[學運世代](#)》中，陳為廷提到這個世代行動者很少花時間唸大部頭的著作。換言之，他們的政治啓蒙並不是透過抽象的理論迴路，由上而下重新梳理自己所見所聞；彷彿這個世界是被許多誤導性的假象所蒙蔽，除非戴上一副厚重的理論眼鏡，我們才能發掘其中的本質。不難理解的，在這個網際網路與社交媒體盛行的年代，資訊已經不再是稀缺的資源。只要你肯用心注意，就會發現

目前社會的種種不滿。

新世代拒絕大論述，這也意味著他們不太可能出現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等傳統左派運動的老毛病。觀念的力量在於能夠釐清表面上看似混亂無序的現象，但是觀念的世界也是充滿了危險的歧路，許多思維能力薄弱的心智容易迷失在其中的迷宮。到後來，意識型態成爲否認現實的藉口，即使兩者之間可能出現巨大的落差。馬克思強調「批判的武器」(理論)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實踐)，但是總是一堆他的追隨者寧願死守過時的「批判的武器」，甚至用之來掩飾自己無能從事「武器的批判」。結果所謂的「純左」成爲「蠢左」並不完全是偶然。

我認爲，用「務實」來形容太陽花世代是不貼切的，因爲英語的務實(pragmatic)似乎帶有向現實妥協的意涵，彷彿可以將某些基本原則擱置不顧。相對地，德文的切事性(Sachlichkeit)是一個比較適切的描述，那意味著一種拋棄成見，就事論事的態度。或許，在厭倦了政治人物總是提出華而不實的口號之後，台灣社會應更願意接受這種切事性的風格。

【編輯推薦延伸】

[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

[讀者投書／胡嘉琪：認識公民不服從運動——一位十五歲美國青少年看台灣學運](#)

[楊翠：一個運動青年母親的心事，兼致所有運動青年](#)

瀏覽次數：3690

[爲這篇獨立評論按讚→](#)

讚 552 人說這讚。成爲你朋友中第一個說讚的人。

何明修／人間社會學



何明修，1973年出生於台北西門町，目前任教於台大社會系。走上社會學這條路，原先是由受到艱澀、但充滿想像力的抽象理論啓發；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覺得社會學的趣味，在於理解人生百態，解答人間形形色色的苦難。

您可能有興趣的文章

--	--	--	--	--